

徐訇小说

Xu Xu Xiaoshuo

徐訇，
上海沦陷时期最多产的作家之一。
半个世纪前，
他曾以言情“鬼才”而震撼都市文坛。
如今在海外，
他和张爱玲享有同样的盛誉。

●安徽文艺出版社

FENG XIAO XIAO

风
萧
萧



徐

金宏达

于青
编

风
萧
萧

○安徽文艺出版社

说

行

风潇潇——徐訏作品系列

金宏达 子青 编

责任编辑：沈小兰 封面设计：丁明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永青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625

插页：2

字数：34万

版次：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1311-4/I·1210

定价：18.6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简 介

《风萧萧》，徐许著。

这是一部将爱情、哲理、间谍熔为一炉的长篇小说。作者用浪漫化的抒情笔法和哲理性的语言，赞颂了抗战时期的反日秘密战士。其线索纷纭而结构严密，一开篇就将读者带进一个扑朔迷离的天地：

独身的青年哲学研究者徐，带着一位刚结识不久的百乐门舞女白苹共赴美国军医史蒂芬夫妇的生日舞会。并在舞会上结识了“像太阳一样”容光逼人的美国交际花梅瀛子，和“似光一样”风韵宜人的美国小姐海伦。徐和这三位个性迥异的女子之间发生了复杂曲折的爱情纠葛和政治牵连，作品由此而展示了变幻莫测的“爱与恨，生命与民族，战争与手段，美丽与丑恶，人道与残酷，伟大与崇高，以及空间与时间，天堂与地狱”的错综图景。

曾被怀疑为日军间谍的白苹，竟是中国方面派到上海来屡建奇功的秘密工作战士。而梅瀛子则是美国方面的情报工作人员，她机智干练；弄清了白苹的真正身份后，就和白密切配合，与日方间谍斗智斗法，成功地获取了日方军事秘密。徐和海伦在白与梅的影响下，后来也分别参加到美方反日的情报队伍中。白苹最后为了神圣的抗日战争，壮烈牺牲，梅则在白牺牲后，孤身深入虎穴，消灭了敌方阴险的女间谍官间美子，为白报仇雪恨……

这部小说在抗战时期大为风行。现在读来，仍会让人沉浸于奇谲灵动的想象以及诡异而出人意外的情节之中。

前 言

·金宏达·

抗日战争后期，中国曾经出过几个一度风头甚健，以后在国内创作界沉寂无闻的作家，钱钟书是一个，张爱玲是一个，无名氏是一个，徐讦也是一个。

徐讦成名要比那几位早。一九三七年，他旅居巴黎时写的中篇小说《鬼恋》，发表于《宇宙风》半月刊元月及二月号，即已引人注目。后来治文学史者认为，无名氏一炮走红的《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都与徐讦的《鬼恋》一脉相承。而张爱玲、无名氏崭露头角之际，徐讦不仅仅又以《荒谬的英法海峡》、《吉布赛的诱惑》等蜚声文坛，更以畅销的长篇言情间谍战小说《风萧萧》在读者中卷起一股旋风，使人惊呼文学界的一九四三年为“徐讦年”。

徐讦，一九五〇年迁居香港后，创作仍然活跃，如他自己所言，“长长一辈子，除了写文出书外，好像什么也没有做”。^①一九六七年，台湾正中书局为徐讦出了一套全集，厚厚共一十八册。

对于这样一位作家，我们是不应忽视的。

徐讦，本名伯讦，亦署徐于，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生，祖籍浙江慈溪。十三岁时，到北京就读成达中学。其青少年时代大抵是在北京这个新文化运动中心度过的。一九二七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又修读两年心理学。其创作活动在这个时期即已开始。他早期所写的小说，如《属于夜》、《滔滔》、《郭庆记》等，都较明

^① 《徐讦全集·后记》，台湾正中书局，一九六七年七月。

显地流露对下层群众命运的同情，这一点似与他当时所受进步思潮推动有关，而后来也未因其思想信仰的改变而改变，毕竟根底还是一种社会正义感和对弱者的认同感。

徐讷一九三三年从北京大学结业后赴上海，曾加盟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人世间》等刊物。

一九三六年赴法国留学，八月，航行在波涛浩淼的地中海上，徐讷写了《阿刺伯海的女神》。在这篇小说中，想象张开了瑰丽的翅膀，借助梦幻，演出了“我”与阿刺伯海女神一段迷离惆怅的奇情、奇恋。而奇情、奇恋此后一直是徐讷创作最重要的主题，且乃徐讷作为浪漫派作家浓墨重彩的标志。徐讷通过小说中人物之口说道：“平常的谎语要说得像真，越像真越有人爱信，艺术的谎语要说得越假越好，越虚空才越有人爱信，”并且宣称“我愿意追求一切艺术上的空想，因为它的美是真实的”，强烈透露出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对于他以后一系列的作品来说，这篇小说显然也具一里程碑的意义。

接踵而至的便是名噪一时的中篇小说《鬼恋》。徐讷素有“文坛鬼才”之称，即与这篇小说的名称有关。在这篇作品中，他蓄意再一次编造能令“聪明人接受”的“艺术的谎语”，把一段奇情、奇恋写得扑朔迷离、真假难辨。其构想之独特，情思之凄艳，令读者倾倒，多年后还被搬上银幕。

《鬼恋》是徐讷写于法国的作品。他在巴黎大学不到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即返国。短时间的域外生活，在其创作中留下明显的印迹。回到上海后，他又陆续推出《荒谬的英法海峡》、《吉布赛的诱惑》、《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作品。这些作品大率以异国异地为背景编织故事，让“轻灵而狂热的想象”飞腾其间。

徐讷写作这些作品时，正值抗战时期，作品选材立意可谓“与抗战无关”。从文学而言，他还是沉浸在写作《阿刺伯海的女神》以来一种追求艺术美的微醺情绪之中，钟爱他所发现的这一方驰骋

想象与情思的天地，他心里已经认定，文学乃是一种心灵的产物，不应也不必太受现实的拘执和观念的逼拶，对于经受战争劫难的人民，给予片刻的愉悦与抚慰，又兼获得精神的净化与驱进，文学能达致如此效用也就不错了。

仿佛特别显示自己另有一副笔墨与心肠，徐讷在四十年代还写作了《一家》和《有后》这样冷静写实的作品。此类题材的创作与前述异域浪漫情思的篇什，正如徐讷自己所言，袒示了他“灵魂的两方面”。后期此类题材创作益显重要，则表明其作风向更沉实的方面转换。

徐讷前期创作中必定大书一笔的就是那部名声赫赫的长篇小说《风萧萧》。他于一九四二年离上海到重庆。一边教书，一边写作。一九四三年起，《风萧萧》连载于《扫荡报》。一时倾倒许多读者。“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书名即取自这慷慨悲壮的千古名句，用以形容书中所写的一群地下工作者对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如此重大的题材，却走的是“畅销书”路线：故事在“一切都有政治色彩的国际上海展开”，美女俊男多角恋爱，疑云密布的间谍生涯，柔情与铁火交织，美色同智勇辉映，既缠绵又惊险，使人爱不忍释。作者自承：“这本书的故事是虚构的，人物更是想象的。”^① 故事编造的痕迹自不可免。

但毫无疑问它在艺术水准上超出了一般的间谍小说，同时又具有一时流行于大众的魔力，堪称是作者一部“舞笔上阵”的力作。

徐讷一九四九年以《扫荡报》特派员名义赴美国。旅美期间，写作《旧神》、《春》等小说。

属于前期创作的还有一些以农村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作者早年在农村生活过，他对农村、对农民有非常深切的记忆，正如《旧地》中主人公所说：“这一角世界在我的记忆中最美的，最安详

^① 徐讷：《风萧萧·后记》。

的,最温暖的世界,我长大了以后,无论是求学做事,每当我疲倦烦恼的时候,我总是想到那温暖的一角,它好像同我母亲的怀抱一样,永远为我留着温暖的情怀与安慰。”重访旧地,当年枫木村的风光人物,各种生活细节,历历在目,作者娓娓道来,满怀深情,不假藻饰,宛然一首散文诗。而八年抗战,故土饱受日寇蹂躏,早已物换人非,抚今思昔,一片悲凉之感不由涌起。即使如此,“‘枫木村还是我最温暖最美丽的世界。’我坚信着。”促使他拨响田园曲的音弦的正是以这样一种发自心底的深挚感情。

徐许自己说:“我是一个最热诚的人,也是一个最冷酷的人,我有时很兴奋,有时很消沉,我会在狂热中忘去自己,但也有最多的寂寞袭我心头。我爱生活,在凄苦的生活中我消磨我残缺的生命;我还爱梦想,在空幻的梦想中,我填补我生命的残缺。在这两种激撞之时,我会感到空虚。”^①作品是作家灵魂最生动的映照,以上我们所略述的徐许前期创作若干不同侧面,正呈现出在一个剧烈动荡的大时代中,他的心灵的不安、躁动与探求,尽管其间有某种反差和变数,而从总的方面看,他的前期创作比较奇拔与尖新,且在一定程度上与时代相呼应。

新中国成立后,徐许一九五〇年赴香港,直至一九八〇年去世。三十年时间,他先后在珠海学院、新亚书院和浸礼会学院执教,也办过刊物,大都为时不久即停刊,而写作一直坚持未辍。

这一时期,其作品量很大,除了长篇小说《江湖行》、《时与光》、《盲恋》等外,还有许多中、短篇小说。与前期相比,虽仍有浪漫情思,有写作《鬼恋》的余韵,而大势却更趋于写实,其主要题材是婚恋、情爱,从中更多展现人生视景,沉潜一定的社会内容。

他的一部长篇小说《江湖行》,长达近六十万字,有人称为“野心作”。这部作品虽以主人公周也壮(野壮子)的生活经历,尤其是

① 徐许:《一家·后记》。

与几个女性的爱情遭际为主要线索，却分明有摄入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之企图，其中上层人物与下层百姓的生活、都市生活与穷乡僻壤之地的生活交织在一起，加以又是战乱时世，人物的生活环境与氛围纷纭变幻，留下了较为真实的时代景象。

作品虽然人物众多，线条繁复、场面变换大，却很重视保持艺术的完整性。这与作者关于艺术反映人生的看法是一致的，在他看来，“综错复杂的人生像一件艺术品、一首诗、一曲交响乐一样有前后呼应、首尾调和、完整而对称的组织”，而“艺术的完整性正是生命的完整性”。

在其它以婚恋为题材的作品中，徐訏从不同角度揭示不同阶层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尽力展现“有叹息有低喟有笑有泪的人生”。风云变幻的时代中的各种婚恋，包含着更多的人生浮沉与悲欢。有些作品透过主人公婚恋的历史与变化，流露出令人低徊不已的历史沧桑感。如《离婚》就写一对抗战期间在穷困生活中相爱结合的年青夫妇，由于时局与环境的变动，感情与心理也无法安定，特别是男主人公孙叔寅由一个有上进心的青年堕入到“没有希望的一群”，女主人公也发生很大变化。在这样动荡的时局中，他们似乎都把握不住自己的人生。而在《劫贼》、《爸爸》一类作品中，作者对主人公沧落的命运就怀有更为沉重的惆怅心情。《劫贼》所写的是叙述者当年的同学，也是夺去自己心上人的情敌，因生计窘迫而沦为劫贼被擒，及至他见到当年的情人，看到她的形象早已为生活磨难扭曲，情状十分可悯，当年失恋的打击此时还在心头作祟，一时自己心情十分复杂。《爸爸》中的邓化遇更是一个从自己事业巅峰跌落的人物。在潦倒中，妻子移情另嫁，他只能偷偷到学校门口去看儿子。此类人生故事在生活中可谓俯拾皆是，徐訏常常在变化莫测的命运前感到迷惘。《选择》一篇甚至写因一次算命，出于现实的经济考虑，姐姐抛弃原先的情人而另嫁，结果，“人算不如天算”，反被命运捉弄，妹妹嫁了自己原先的情人，境况却很好，让人相信“婚姻

这事情完全是缘”，几乎无从选择。

婚姻、家庭生活是社会生活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徐讷的婚姻、家庭题材小说除上述映现社会人生重大起伏的侧影式描绘外，也直接探入他所熟悉的阶层和人物家庭生活内部，对人物的灵魂、人物的性格命运作深入剖视，借以更透彻地反映人生与社会。我们在《初秋》中可以看到外表庄重的李先生如何受舞女史玲玲的诱惑，终于为自己和儿子晓光作出功德圆满的安排，瞒着儿子与他同做史玲玲的情夫。对如此荒唐之事，作者并未予以怒斥，而是以平和的口吻，一再声称“大家还是很幸福的”，内里暗伏讥刺之意。另一篇《太太》也以含蓄、委婉的笔法，暗示出一个人人都羡慕的“十全十美”的好太太，曾秘密计划与情人私奔，后又改变主意，继续维持“好太太”的面目，徐讷不惜揭开这些“好先生”、“好太太”的虚伪外衣，戳穿所谓“幸福家庭”的真相，从而暴露出现代社会家庭潜伏的严重危机。

然而，婚姻中两性相处毕竟不是可以长久相互欺瞒的，有些庸俗、猥琐、卑屈、钻营，会令对方不能忍受，而导致婚姻破裂。《笑容》是一篇颇为特别的小说，其中写女主人公巧明就是因为不能忍受丈夫钱令真“得意时的笑容”而与他离婚。这种“得意的笑容”正是一个投机钻营的小人的灵魂的显现，两个灵魂的冲突决定他们的分离无可避免。《小人物的上进》正如题目所标示的，更直接描述了男主人公郭克强不惜利用妻子与上司却利相好、以谋求到欧美考察的机会，他妻子梁居美却先期“考察”出他的卑鄙与恶俗，毅然离开了他。小说写得非常紧凑，对话犹如舞台剧，潜台词丰富，令男主人公的灵魂顷刻曝光。

女性的婚嫁选择在商业社会中必然要受经济地位与物质利益的影响，这也常常是许多婚恋悲剧的根源。徐讷的众多小说对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感情、心理状况从不同角度予以细致描绘。《女人与事》中的女主人公李晓丁决定离开她的情人，而嫁给一个大她很

多的洋人总经理，她不懈于宣布婚姻也是一种职业，其考虑非常现实，势利中透出冷酷。然而，现实肯定了她的选择。由于这一选择，不仅她本人命运陡然大变，还造成若干人地位的升迁。作者并不根据某个道德信条对李晓丁予以指责，而是表示一种透彻的理解，且在对此种世情的喟叹中投以微含讽意而无奈的一笑。《来高升路上的一个女人》中的阿香，拒绝了穷朋友的追求，认定要嫁就嫁个有钱人，在其主人的太太与情人私奔后她就嫁了主人。不过，她的地位改变了，并不忘施惠于穷朋友。徐讷同情并尊重女性这种出于现实考虑的选择，同情她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世情如此，虽然令人有些无奈，而只要不掩人性的良善与光辉就好。他笔下常有一些风尘女子形象，不仅令人同情，甚至令人产生敬意，如“赌窟里的花魂”和《舞女》等。

徐讷深画浅描，从婚恋中透视人生，写实作风显然加强。而另一面，其浪漫情思仍未断绝，奇情、奇恋之作层出不穷。与前期《鬼恋》题名相近的《盲恋》，不仅艺术手法娴熟，而且内涵大为丰富，是部富有哲理性的力作。《痴心井》则是个写得非常凄切、悱恻、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断墙残垣，废墟石井，痴情女子的传说，珊瑚心的象征意味，造成一种神秘氛围。岂知又一个痴情女子，重演昔日故事，直应了“新鬼旧梦”的说法，使人唏嘘不已。此类小说借助传说、景物等，造成意境，又与故事和人物命运相关，具有浓郁的抒情性。

徐讷写小说，很重视小说的浓度与密度，追求将丰富的人生内容，凝缩于浓淡有致的笔墨与有限的篇幅之中，反对枝蔓掩拉，反对淡而冗长。他自己曾著文说：“不够浓度是淡而无味，不够密度是稀松无格，前者是冲淡了主题，后者是失去主题，许多枝枝节节的穿插，前后脱节，上下失调，郑重介绍了的人物，忽然失踪，相仿的场面多次出现。……浓度与密度是两件事情，本来浓度不够的小说只是淡而无味，尽量加穿插与噱头，于是也就失去了密度，所以浓

度不够的作品，往往也就失去了密度。”^①

徐訇对于小品与小说作颇为严格的划分，其中亦可看出他对小说的主张。他说：“在我的经验中，我觉得写这类小品同写小说的情绪是完全不同的，而小品题材也决不是小说的题材，把小品的题材扩大为小说，当然也是不可能，但决不会是一篇成功的小说。小说的题材如果是人生的一个过程，那么小品的题材就只是生活中的一面剖面，以欣赏者立场来说，如果把小品当作小说来读，那也就全像以零食当作饭餐，会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因此，我想到，也许这类小品与小说基本上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② 他的《传杯集》所收的一些小品，如《妻的化钱》、《马来亚的天气》、《打赌》等，在别人都可以列入小说，而他不然，他要求小说容纳的要求要比小品为广为深。“可以更多的表现人生，含蓄更丰富的人生意味。”^③，宁可把它们归入小品。

他自己显然是努力实践这种主张的。他的小说无论多长，都首尾相应，浑然一体，讲求完整、统一，在浓淡有致中追求浓度与密度。有的作品表现时代的重大变迁以及人物的命运变化，时空跨度大，在有限的篇幅中，他尽力扣紧人物的主要性格或主要线索，拒绝一切枝蔓，借以将巨大的历史沧桑感凝缩于每一笔触。

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涵纳更深广的人生内容，徐訇的小说特别讲究构思，不少作品精致奇巧，出人意料，时有欧·亨利式的小说结尾，技巧上有出色的表现。

后期小说中虽有更多写实作品，然也并不一味平实，因循守旧，形式与技巧时见翻新出奇，引人入胜。

① 徐訇：《小说的浓度与密度》，见《传薪集》，台湾正中书局，一九六九年四月。

② 《传薪集·序》，台湾正中书局，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徐訇全集》第七集，第496页。

③ 《传薪集·序》，台湾正中书局，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徐訇全集》第七集，第496页。

文如其人。据徐许友人回忆，徐许为人谦和、温雅，不爱张扬自己，更不狷狂、放诞，常常是静静听别人讲话，说话时也是不疾不徐，语气平和。其作品中固有浪漫、神秘之作，而其文体风格大致是凝炼、沉郁、温朴。激越时不像无名氏那样奔放、宣泄；而凝炼处又不似张爱玲那般幽邃、繁丽；他自有一份幽默，却更不似钱钟书那样妙语如珠、机智、犀利。他讲述了那样多的人生故事，蕴含着许多情思，叹息和感喟，心头也有几许苍凉和苦涩，但他大抵更显含蓄、沉郁，更近“温柔敦厚”之旨。他虽以《鬼恋》、《风萧萧》等奇艳之作名世，而其正身还是一位关怀社会人生的颇为庄正、内秀的作家。

长时间来，徐许在国内很少为人提起，主要是由于他已迁居境外的缘故。今天，我们应放出眼光，以更宽阔的胸襟，将这位已经谢世的作家，接纳到阅读、鉴赏和研究的范围中来。

C·L·

史蒂芬先生与C·L·史蒂芬太太有莫大的光荣请××先生与太太参加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八日史蒂芬太太生日的宴舞会，在辣斐德路四一三〇八号本宅举行。

R S V P

史蒂芬同他的太太？我开始惊奇起来。史蒂芬会有太太？这不是奇怪的事么？

那么是另外一个史蒂芬了。

但是我只认识这个C·L·史蒂芬。

那么C·L·史蒂芬怎么会不知道我是没有太太的人呢！

可是一定另外还有一个C·L·史蒂芬了。

而我不认识他。

但是他竟寄我这隆重的请柬。

莫非就是这个C·L·史蒂芬同我开玩笑么？

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上海虽然很早就沦陷了，但租界还保持着特殊的地位。那时维持租界秩序的有英美法意的驻兵，这些驻兵虽都有他们的防区，但在休息的假期，在酒吧和舞场中不免碰到，而因国际战事与政治的态度，常有冲突与争斗的事情发生。

记得是一九三九年初夏，夜里一点钟的时候，我从一个朋友地方出来，那时马路已经很静，行人不见一个，但当我穿过马路的时候，路角有一个人叫住了我：

“对不起，先生。”

是一个美国军官，好像走不动似的。

“怎么？”我停步了。

“可以为我叫一辆汽车么？”

我猛然看到他小腿部的血痕，我吃惊了：

“是受伤了么？”

“是的。”他说着就靠在墙上。

“你就这样等着。”我说着就跑到了附近的维纳斯舞厅，本想到里面去打个电话，但因为里面美国兵与意大利兵正在冲突起斗，许多武装的巡捕拥在门内门外，叫我不能进去，于是我只得到别处去借。那时街上的店，大都关着门，再没有别的地方能有电话，最后我终于跑到车行，坐了一辆车子到那个美国军官等我的地方。

我扶他上车时，他非常感激我，同我握手；当时我一半为同情

一半为好奇，我说：

“要我陪你到医院吗？”

“假如这不是太麻烦你的话。”

于是我就陪他上车，我说：

“到仁济医院么？”

“不，”他对车夫说：“到静安寺路麦特赫司脱路。”

虽然也算中国话，但不够纯粹，于是我又为他重说了一遍，但是我心里很奇怪，难道那里也有一个医院么？

不过我没有发问，因为有更好奇的问题在我心中跳跃，我问：

“可是在维纳斯受伤的？”

“是，”他说：“是同伴中自己人的手枪走火的。”

“没有人伴你走出来吗？”

“没有。”他说：“我们的人手已经太少了。”

“那么也没有人知道你受伤？”

“当时我自己也以为是微伤，谁知也不很轻。”

他的痛苦似乎加重起来，我为他放下前面的小座位，让他搁脚。

到静安寺路的时候，他指挥车夫停在一个大公寓的前面，又叫我扶他下去。我付了车钱，伴他进了公寓，走进电梯，他指挥在三层楼的地方停下来。我以为这一定是他的家了，但是出了电梯，到一个门口，他拿钥匙开门时，我才看到“外科神经科专家费利普医师诊所”的铜牌。

他带我进去，开亮了电灯，是一个宽旷整洁外科医生的诊所，外间是候诊室，但里面没有一个人，我们走进去。我正想发问的时候，他说：

“现在我要自己做这个手术。你可以帮我忙么？”笑得不像是一个带伤的人。

“你以为我可以帮你么？”

“只要你愿意。”他说着坐在椅子上，拿出纸烟，并且递给我一支，接着说：“你可以今夜不回去？”

“自然可以。”我把烟放在桌上，没有吸。

“真的？那么我不去叫费利普医生了。”

“你以为我胜任么？”我说。

“当然我只请你做助手，”他笑：“我是一个很能干的外科医生呢。”他吸起了烟又说：“你不吸么？”

“我想先为你做点事情吧。”

“你没有太太？”

“我是独身主义者。”

“好极了，我们正是同志。”他说着站起来，又带我走进，那是一间洁净无比的手术室。他叫我帮他脱去了军装，换上了一件挂在壁上的白衣，接着叫我也换上一件，于是一同洗手，又转到消毒的水中浸洗，他又叫我插上了消毒的电炉，由他自己在玻璃柜中检点外科的用具，递给我去消毒。我看他有序地在银盘中布置应用的药品，放在手术的榻旁，于是指导我再到消毒水中洗手，又指导我将消毒纱布放在另一个银盘上，又指导我用钳子将外科用具从消毒锅中钳出，再放在纱布上面，最后叫我把银盘拿去。

那时他已经脱去了鞋和袜子，用火酒揩洗受弹的创口，又用碘酒烧炙创口的四周，于是开始在那里打麻药针。

血从他创口中流出来，他叫我拿桌上的台灯过去，用灯光探照着他的创口，他检查了一回以后，说：

“还好。”

“怎么？”

“子弹斜着进去，不深。”

“在里面么？”

“我想是的。”

于是我看他用刀用钳，用纱布，大概一刻钟的工夫，他钳出了